

靈城精義

南唐 何令通

象山圖書

理氣章正訣

地無精氣，以星光爲精氣；地無吉凶，以星氣爲吉凶。

夫今之論堪輿家者，類以形體爲體，天星爲用，甚至以形體爲實，天星爲虛，而竟置星學於不講，豈知宇宙間精光在天，體魄在地，苟地而不及天星，則體魄止死塊耳。蓋下之河嶽，即上之天辰，原非二物。

如天東有蒼龍，在九天謂之蒼天，其下即爲東嶽，北有玄武爲玄天，其下即爲北嶽；南有朱雀謂之炎天，其下即爲南嶽；西有白虎謂之昊天，其下即爲西嶽；中有北極謂之鈞天，其下即爲中嶽。

又如上有天河天漢，而下即有長江大河；上有三垣九野，而下即有垣局以域王城，有分土以域九州；上有十二次舍三百六十五度，而下即有十二支辰分限。

又如人之生也，頭頂圓而象乎天，趾履地而肖乎方，手足象四裔，腹心象中土，兩昨象日月，遊行運動象四時。

又如一物一器之類，任地所有，皆天之所爲，豈有天光地德而不相蒙者哉！乃若星家若稗若甘之所占，其於災祥有符契券，地氣所鐘，其吉其凶有不與天通乎？

是故古人有雲：神仙之地，多發天門。以乾爲天，而且氣爲純陽也。帝王之地，多起金龍，以角亢首二十八宿，且天角帝席所在，又以乾陽到此，正在九五之宮也。

後紀之地多從地戶，龍飛鳳舞，乃在乾巽之交也。翰苑文章之客，類多太乙天乙，以兩貴人爲天司文章之府也。

台輔宰執之器，類多離壬，以三台在離，最近太微，四輔在壬，最近紫微，皆在帝座之左右也。忠良仙聖之風，唯艮爲多，以艮宮一星，最爲明赤，其光異常，故異人異氣多產於此地也。

又如將帥邊臣，武奔悍卒，多產于婁金度，以婁金爲煞，而且魁罷所陸也。神壇古刹，寡宿孤神，多出於井鬼度，以鬼金爲暗，而且太陰所棲也。

又如太陽在午，而諸凶俱不敢臨，有君之象，以故建都立郡，一皆向離而居，蓋象天星焉。他如諸星各各有主，而各各有應，豈曰渺茫乎哉！故《葬書》中雲乘生氣者，人但知認有形之生氣，而不知認無形之生氣，正在天光下臨、地德上載之二語也。

楊氏看行龍多用鬥樞之九星，如貧狼、巨門云云，以鬥構居中而運方，故行龍取象馬。廖氏看入首則用流行之七政，如太陰、太陽云云，以七政運行有常有變，而吉凶最切，故人首致詳焉。其法一準諸天星，非臆見也。

用先天以統龍，當詳明于四龍天星；用後天以佈局，尤宜審乎三盤卦例。

此二段以先天後天爲定龍定穴之綱領，乃乘氣中第一務也。大抵先天分位，乾南坤北，離東坎西，震巽艮兌居四隅，乃陰陽對待之體。然乾坤雖雲天地定位，實爲陰陽之老；坎離雖雲水火不相射，亦爲陰陽之極。以四分上下二爻皆純陰純陽，無化氣也。唯艮兌震巽四身上下二爻皆陰陽相配，乃合沖和之象，有化生之機，且以地法翻勢配合天星，則艮爲食狼，兌爲武曲，巽爲巨門，震爲廉貞，經以貪巨武爲三吉，又雲：大地若無廉作祖，爲官也不至三公，曾文遍所雲龍看地起祖，有降勢，有入路，有出面，有氣健而形吉，有脈息而枝分，大要不出四龍天星之外，正謂此也。

龍歌中雲：二十四山艮兌亥，此是乾坤正龍格，艮亥江南奇，江北宜西兌，庚辛丙丁是天干，尋得真龍實爲最，震巽二撲看東西，百里之間妙相會，陽貴離與壬，陰貴艮箕兌。此于四龍之外，而又取乎亥，又取庚辛丙丁，又取離與壬者，何也？從天星也。艮兌巽一爲天市垣，一爲太微垣，一爲少微，亦列垣局，所以爲貴，況亥爲紫微垣，位居北極之草，尤垣局中之最貴者乎！乃庚辛丙丁之亦貴者，則以艮納丙而稱食狼，巽納辛而稱巨門，兌納丁而稱武曲，震納庚而稱廉貞也。夫離與壬何足貴乎？以離居正陽之位，諸星到此，俱爲拱狀，實擅其尊。

如壬與亥同宮，最近微垣，亦爲最貴。

又如巳爲紫微垣之對宮，稱帝座之明堂，今人以辛丙丁合艮兌巽而稱六秀，又以亥巳六秀稱八貴，又以離壬而稱陽六秀之首吉，皆從天星也。昔所謂統龍法者，推而行之，大義實不外女。

夫後天之勢，乃分陰分陽之義，從乾至坎至艮至震，皆爲陽，列于東北，從巽至離至坤至兌皆爲陰，列於西南，其意以爲乾坤爲老陰老陽，退處西北，以六子施生布列于東南，乃致用之學也。

辨方定位，古人用乎後天，意取諸此。然古人又有三盤升例之說者雲何？正以方位中有吉有凶，有貴有賤，不可以無辨耳。故《素書》以渾天六十龍裝卦取本來山水中四吉三奇貴人祿馬以定坐穴之吉凶。昔人所謂用內分審山水，以定坐穴之純駁者，即此勢也。

《寶鏡》以七十二龍裝分取坐向山水中四吉三奇以推本來山水之吉凶，昔人所謂用本分審入穴，以推山水之吉凶者，即此勢也。

又如龍脈不合渾天天盤中之四吉三奇，則求之地盤坐向，又如坐向不合四吉三奇，則又于坐向內所串之天盤看是何屬，又於此勢取四吉三奇，所謂外勢是也。

然要之吉凶貴賤，一當以龍爲主，如四吉三奇祿馬貴人，俱當以龍定之。至於乘氣中緊要處，又全在平分六十龍上探討，當以蔡西山氏所定詳節天表六十龍之分

度爲准的也。蓋天盤盈縮，則六甲有多寡之差，穿山七十二，則六甲有斷續之間，以之乘氣，豈爲當乎？故三盤卦例，古人用之以取四吉三奇貴人神通馬則可，若以此法用之乘氣，非其旨也。故乘氣分度，用蔡氏之平分，乘氣分金，用賴氏之挨加，乘氣分金算度納秀迎官，則《素書》渾天之分例，斯於堪輿之學，思過半矣。

以龍定穴，須審入路陰陽；以水定向，須看歸路陰陽。

此二段乃以龍上入路歸路之陰陽而乘之爲一法。如一亥也，從庚酉辛而來，是左邊來，爲陽，則亥爲陽木，從壬子癸而來，是右邊來，爲陰，則亥爲陰木。其五行生旺便以此而分，此楊公以龍之來路分陰陽也。

又如庚爲陽金，墓在丑，丁爲陰火，亦墓在丑，此所謂鬥牛食庚丁之氣也。又如乙丙交而趨戌，辛壬會而聚辰，金羊收癸甲之靈，俱是此義。昔人所謂墓合者如此。故如亥龍從南轉東而入北爲陰，即爲乙木，或有丙水朝來歸戌而去，即宜立丙向。此真陰陽交媾之法，劉公《天機秘要》消水立向之法，全在於此，以龍之歸路分陰陽也。

入首入手，則龍與脈之所由辨；分金分經，則來與坐之所由分。

此二段一爲初定穴時工夫，乃來脈坐度之緊要在此。

何雲入首？今人所稱到頭是也。凡到頭看是何龍，如入首是陰，卻審後龍多陰，則陰爲真落；如後龍多陽，則陰爲僞落。

古人作法多從大勢，以後龍爲主，故多舍去僞落，雖不利於初年，所不恤也。

如初一節星體甚秀，又有向合，又有水合，則初年可以催官，先哲亦間取暫福而用之，此一山一水之作用也。若大地則不以暫福爲福矣。此人首爲開山立向之最緊要也。

何雲入手？如人之取物入手，乃其實受用處，蓋指穴中之氣脈言也。古人所謂草蛇灰線之脈，正以人手言耳，若有草蛇灰線，則脈絡分明，真有氣到。然氣與脈又有分者，以斂而活動處則爲脈，既有斂聚，則氣從脈行，但不免終屬陰耳，陰不可乘，故必到有員暈處，乃陰不到而屬陽，方可葬也。此入手之至精至微處，尤爲緊要，初定穴時，全在此處加功。

何謂分金？如亥有五亥，一以辛亥丁亥爲瞪相，而巳癸爲孤虛。孤虛不可入，旺相所當乘，蓋從甲子乙丑之金分來，而其吉凶美惡不可不審擇也。此乘氣中之最緊要處。何謂分經？二十八宿乃天之經星，渾天五行於二十八宿中又各有分屬焉。其與分金納音五行相爲生克制化者也。穴中有來脈，有坐度，來脈重分金，坐度重分經。然坐度爲寄寓，來脈爲本生，而寄寓又所以佐本主者也。此乘氣中趨生避死之最緊要處也。

脈有左右落，則脈可辨真偽；氣審左右加，則氣可別淳漓。

此審落脈處用挨加剪裁，爲乘氣中最要緊處。《地理筌蹄》雲：璣皇左落那堪用，若遇右落可裁量。皇源左落真貴顯，右落壬七產荒涼。言亥之單行，則純粹不雜爲吉，若乾與亥雙行，須看所落何如，左落則乾多不可作，如右落則亥多，猶可裁量，若壬亥雙行亦然。夫乾爲反而亥爲右者，以面對來脈而看，則乾左而亥右也，凡認落脈當如此辨。

賴公《催官篇》雲：天星氣射天廊星，微挨西獸加壬行。天廊穴空始爲吉，左耳受氣官資榮。言乾與亥縱非雙行，其立穴處須要挨加得法，乃不爲雜氣所侵。如以天皇而穴乾向巽，要微於右邊加壬，則全受亥氣而不沾乾，則天廊之穴始空也。凡言西獸者，皆以右之自虎爲吉，非以西獸爲乾也。今人解作穴挨乾而氣加壬者，原不知加壬即是穴場中氣線移加壬邊立心標也。蓋心標既立，則坐向可任轉移，或爲天星，或爲分氣，皆聽裁酌，特穴場中之心標不動耳。

古人雲：用並不用勢，分向穴中作。夫謂穴中作者，正以在穴場之中從勢氣，非於穴場之外從勢氣也。來山與坐下有辨，來山是指來龍入首，坐下是指穴場中入手。此雲挨加者，指坐穴之脈細微入手處也。父母之下，束氣結咽，乃成胎息，此爲入首之山，所謂主星是也。入首即是到頭，一節到頭，開面又必草蛇灰線之脈，天輪太極之暈，此爲穴場，即爲人手之脈，所謂穴情是也。

故凡定坐向，以龍之入首定穴情，以脈之入手欲乘生氣，此其緊要，吳、賴二公之所最爲究心處也。

龍脈有順逆，乘氣自當有辨；五行有顛倒，作用各自法。

此言來龍生旺之氣不同，而乘之者亦不同也。如同一亥也，《催官篇》雲：迢迢西兌入天皇，清貴翰苑誇文章。益亥屬水，兌屬金，從西兌入天皇，是金能生水，則亥氣爲旺，此用正五行而論生旺者也。《青囊經》又雲：坎癸騰騰入亥乾，丙向夾蛇阡。何也？益以癸丑屬金，壬子屬水，乾亥屬木，丙屬火，今由癸丑金而生壬子水，水生乾亥木，木生丙向之火，此又用雙山五行而論生旺者也。賴公用正五行，楊公用雙山五行，作用各自有法，一主於乘生氣而已。

氣有乘本脈而不容他雜者，氣的借旁脈而可隔山取者，氣有合初分脈而不爲遙遠者，氣有串渡峽脈而不邀截者。

此乃認脈之真正而乘氣爲一法。《梅花院纂》雲：亥無鱗甲用心安。又雲：隔山取氣君須參。益以亥之兩旁爲乾爲壬，皆不可侵，所謂無鱗甲也。此以本脈宴氣也。隔山取氣，如巽巳丙原屬陰，丙可借巳，巳可借巽，皆可隔山而借氣，此以隔山而取真氣也。

《玉尺經》雲：來龍不脫來龍氣。此乘初分之氣言也。如以亥脈起祖，至入穴仍復亥脈，其氣與祖合也。又雲：三峽三關元複元。此以渡峽之氣言也。如以亥脈過峽渡關，至入穴處仍復亥脈也，亦爲真氣。何者？過峽處實爲束氣受胎之所，所以爲真耳。蓋凡氣脈之真，自有父子公孫相肖處，此認氣者不可不加察也。

龍穴無尺寸之移，受氣有耳腰之異，分金有轉移之巧，氣線無毫髮之差。

此二段乃以挨生棄死、存真去僞、凝承貫棺、蔭骨一線之氣爲一法。

前段言穴之凝結，或以正穴而爲窩鉗乳突，或以怪形而爲騎形剪火，開孤截蕩，或以正落而爲本山本氣，或以僞落而爲斬關借寓，要皆有不可移易之穴場也。豈可尺寸移哉！乃受氣則不然，或于行龍出脈，有順有逆，有橫有直，有隔一宮，有隔數宮。其受氣或耳或腰，內接生氣，外接堂氣，甚不可拘泥也。先賢以人力而敵天工，全在於此。若謂星分用事，並其生成之穴法而移之，則謬矣。

氣線以人手束氣處爲主，如艮龍人首，戊寅爲正氣，且戊寅爲土，亦爲本氣，所謂坐下自旺，無待女助矣。若或丙寅七艮之氣則屬火，反生艮土爲泄，乃失之弱，宜用分金生養穴。如作甲山庚向，宜用庚寅分金，以庚寅之木可生丙寅之火爲生旺也。蓋二十四字爲父母，六十龍爲胎息。凡胎息以生，父母爲泄，故丙寅之氣坐艮中爲弱也。此于坐線之分金，可以轉移而無定格，若氣線不可有差者，以在束氣入首之處生定此氣，不可改移，及至穴中掛線乘氣，如稍浸癸丑，則居三丑之地，便非艮矣，豈可毫髮差哉故凡氣既定，乃掛坐線，坐線既定，又當掛雜氣線。

如艮龍入首有三分寅氣，便當掛寅氣一線，若作甲山庚向，則掛甲庚坐線，至於氣線坐線交界之所，便爲右耳乘氣之所，又當于交界受氣處看寅氣何如，如有寅氣沖入，便當趨避，脈路來急，當退下一分以避寅氣，脈路來緩，當進上一分以避寅氣，則艮之真氣乃貫棺而無夾雜矣。此則至精至微不可毫髮差者也。乘氣之吃緊處在此。

乘氣當避中氣，故取三七放棺；分金宜乘旺氣，亦取三七加向。

此二段言氣線坐線但當避煞迎生，乃乘氣中之第一緊要。宇宙間一逢中氣，即爲衰漸，故羅經中以戊子己丑爲太空中氣，以其度數界在五分中氣之間，爲無生機也。如《催官篇》亥龍坐壬向丙，嚆加乾位，慎入巳亥，坐乾向巽，略加壬位，受癸亥之七亥三壬，正合此意。又如分金加左加右，多用三分，正以三分則在丙丁庚辛之上，不犯戊己雜煞及兩邊交界之中縫也。分金用丙丁庚辛，原陰陽正所源載實取分氣之在兌艮震巽者，爲陰陽相交，故稱旺相。要之論乎乘氣，則從丙丁庚辛作分金，亦不犯沖中之破，而一切空亡關煞可無患矣。

脈不直而氣直，何畏直來直受；氣不斜而棺斜，乃爲正貫正承。

此二段正《催官篇》中承氣之妙訣。《催官篇》雲：赤蛇頭向天門北，直來直向神功烈。巽丙受向最爲良，富貴榮華人英傑。夫直來直向爲氣沖腦散，然或左而加巽，右而加丙，微微斜受，便非沖腦。且看入手之脈脊何如，一有草蛇灰線之玄，曲折而入手，不爲犯陰，則以挨加之法而裁之，何畏其直。所謂脈不直而氣直，不爲害也。若果入手亦是硬直，則所謂擦山劈勢倚加插粘之法，豈可少哉！又雲：背一面九，乘天補氣，從右耳爲合矩，穴宜挨左，加天皇富貴，榮華震鄉土。此言壬龍坐子向午，得丙子正壬之氣，以貫右耳爲合法，穴宜挨左，以取甲子七壬三亥之氣。放棺合丙子正氣爲左輔。夫不取正壬而取七壬之氣者，正爲挨過七壬則正壬之氣斜斜貫耳，正氣爲無虧矣。此棺斜受而氣乃能正受之法。蓋貫耳是一定之氣，放棺是左右挨加，而爲乘氣之活法也。《催官篇》之妙訣正在於此。

龍以脈爲主，穴以向爲尊。水以向而定，向以局而分。

此以水與穴皆以向爲重，凡論氣者不可不論也。凡葬法內之乘氣，一以脈爲主，亦以正五行爲主，別無他門。若坐穴立向，則雖內以乘龍，而實外以消水，其法多端，不可不詳審也。如亥入首，水自寅艮來，由戌乾去，若以雙山五行屬木，則衝破胎養，以正五行屬水，則衝破冠帶，俱不合度，當立丙丁向，則水可消。

蓋以玄空五行論，則丙丁屬火，其墓在戌，乃可收寅艮之水而發福，此以玄空行收向上之水也。水有息道漏道。從人而成，至山向而折之，乃漏道，則生成之局非人爲也，故古人定向在於收局，當用雙山定之。如卯龍巽庚，水朝金局也，出艮方則金氣已成，當立庚向。蓋從煞正爲迎神避煞之法。又如卯龍見寅艮，巽巳丙水朝，是成火局，當遷辛向。

蓋木龍見火局不免爲泄，然遷辛向對看去流，此從休囚出水，亦乘生脫煞之一法也。昔人雲：無絕水，有絕向。蓋山水已結，未有不可葬者。或水有不合，當于向上轉移而消之。自古立向消水，有許多法度，非以滋後人之惑，只是令人有個法度，以合山川之性情，不至拂逆而有敗地耳。是故法度不必盡合，只合得一種便可作福。若合諸家，而曰吾用某種水法，自以爲確不可移，夫山水性情變態不一，而苟執一法以合之，豈不謬哉？

來路看四生，坐下看中絕，局內看三合，向上看雙金。

此四段乃以各家五行論氣而爲收山出煞之法也。來路何以看四生？昔人所謂地有四勢是也。如水土龍從坤申庚兌而來，至壬結穴，是從生方發足，旺方到頭，此爲生旺之龍。其發福必大久。又如水土從東方來，則爲克泄之地，一發便衰矣。凡看龍用正五行法當如是。

坐下何以看四絕？如艮龍入首，作壬山丙向，水從乾亥方出，則爲火絕胎之地。絕胎是祿存，所謂四個祿存流盡，必富貴者也。蓋坐下壬屬火，艮寅乃火生長之地，

而以壬爲坐下，則火居火地爲得位。又或水從寅甲來，則生養方爲食狼，長房必發；或水從丙午方來，則官旺爲武曲，中房必發；又或水從丁未方來，則衰方爲巨門，小房必發。合此三吉，從乾亥方出，則絕胎爲祿存，三房併發，必爲富貴悠遠之地。若或水從乾亥方出，而誤作癸山丁向，爲土坐土，則乾亥爲臨宮之地，衝破臨宮，中子必敗矣，此坐下所系甚不小也。

今人但知立向，而不知坐下爲當慎，所以十有九敗耳。坐下用洪範五行法，當如是。亦有以此用之看來脈者，如董氏明旨亦用此法。凡看來脈，當用正五行，至用洪範五行參而合之，尤爲的當理法。局內何以看三合？如亥龍入首，水從卯甲方來，至坤未方出口，是亥卯未三合，此真木局也。又如亥龍至庚結穴，作卯向，水從坤方出口，則龍水坐向皆從木局，合爲一家，更生旺矣。看局用雙山五行法當如是。向上何以看雙金？以辰戌丑未乃四金之地，如丑宮爲金牛，則稱睹金煞。或作坤向，則玄空五行坤屬金，木亦在丑，是丑爲一金，坤又爲一金，合之則爲雙金矣。此謂龍向，皆屬墓便爲雙金煞也，犯之必定損丁。即地甚吉，不妨發貴要之人，丁終受傷也。丑左有艮，右有癸，皆屬丑分，或艮七分而丑三分，則可不作丑論；若艮丑平分，便有暗金侵之，俱不可作坤向，癸之相兼亦然。

又乾坤卯午皆屬金，則丑艮之龍于此四向皆爲雙金矣。凡大墓皆屬破軍金，推之他龍皆然。蓋玄空五行專用以收山出煞法當如是，若陰作陰向，陽作陽向，猶不沖激，或可免禍；若以丑而作坤向，則陽來沖陰，禍更速矣。

凡五行顛倒，今人多不並用，不知古人作法各有取義，原屬一家，只用之各當，不失古人作用之意耳。洪範五行如丑山未向坐，山屬土，坤申爲長生，壬亥爲旺地，子癸爲衰地，放古，人有“丑山高未水滔滔，壬亥拱揖穴堅牢，丙巳出口產賢豪”之說。養生爲貪狼，屬長，官旺爲武曲，屬中，衰爲巨門，屬幼。如破長生則損長，長生來則益長。

凡官旺衰水來去，於中小皆然。凡龍與水俱宜來，生旺也。外有八分五行從納甲中來，用之合局爲當。又有渾天卦爻，其五行用之以推煞曜，以推子父才官，極爲有准，此皆五行中當究心者。

制煞莫如乘旺，脫煞正以扶正，從煞乃化爲權，留煞正爾迎官。

此二段以生克制化爲消納之法，乃乘氣中補泄之一玄機也。如離龍入首，乾亥水朝來正爲煞曜，當坐丁向。癸收甲水，以合乾亥，而爲乾甲丁之木局，木能生火故也。氣合而離火旺，則乾亥不爲煞曜，而反爲生旺矣。此乘旺制煞之一法也。又如卯龍入首，布希水與艮水從辛而去，一派火局泄木之氣，即爲煞矣。當作辛向，令煞水宜去，而不蓄於局中，則火氣泄而木氣不傷矣，此脫煞扶生之一法也。又如亥龍入首。後龍帶子癸而來，以雙山論屬木，水從庚辛方入堂，一派金氣，則煞水滿局矣，當立巽向。蓋巽庚癸原爲一家，今以巽與庚辛合，而又與亥子癸合。夫黨

與合而煞化，則煞反爲權，不爲我之仇矣，此從煞爲權之一法也。又如巽龍入首，辛水當面朝來，所謂一條辛水向東流也。但以正五行論，巽屬木，辛屬金，則辛金爲巽木之煞矣。獨以勢氣論，則巽辛相納爲配合，以天星論，則天乙太乙爲星垣中之兩貴人，若山水可作辛向，則辛不爲煞而爲官星矣，此迎官就祿之一法也。山有山之煞，水有水之煞，其消納工夫，全在生克制化上探討耳。

客水客砂，尚可招邀取氣；真夫真婦，猶嫌半路相逢。

此二段言外合可借，內合不可假，乃以砂水而乘氣之一法也。

昔劉公爲潘氏作祖地，一片方砂不開頭面，而東西闊二三百步，並無界水插兜，卻于東南角上有水從巽巳曲折而來，到右從丙上合流，與橫水交流到左出丑艮而去，劉公即從東南角上點穴作巽向。人皆疑其渺茫無收拾，氣散不聚，葬下不數年而科第顯。何也？此乃巽水邀亥兌之氣入穴，且艮出水作巽向接堂氣耳。此以外合之客氣而取內之真氣爲一法。

又如砂頭自東趨西北，本是坤申來龍，然東南巽丙上水來，左右兩砂交牙，巽丙之朝屈曲，到堂有情，雖本身蠻曠無界，然朝上砂水有情，兌氣自聚，蓋客砂能邀龍氣入局也。經雲：蠻氣一片難收拾，卻把朝山識幸心。此見尋龍乘氣自有巧處，內氣難認，當以外氣而認之，此爲一法。

又如丙乙相見爲夫婦，若丙逢丁癸辛水來，乙逢甲庚壬水來，則配非其偶，縱朝向得情，終難發福。

又有乙配丙於中途，如丙火生於寅水，不自寅來，卻是巳午方來朝出戌，此雖正配，終非自少至老之夫妻，亦爲路通，當主衰年科第，其發福終遲緩也。此以真氣而非真正交媾，氣爲輕淺，乃奪神功改天命者，又當自有補弱扶衰之法也。此在乘氣者不可不察。

陰用陽朝，陽用陰應，合之固眷屬一家；山運收山，水運收水，分之亦互爲生旺。

此二段以朝迎收納而爲乘氣之妙訣也。

如亥龍從西兌而來爲陽，亥則爲甲木，以甲木爲陽，生亥旺卯，而墓未當用陰，而墓未者配之，唯癸水爲陰，生卯旺亥墓未，乃爲正配，所謂金羊收癸甲之靈也。陽木用陰水來配，則爲陽用陰應。若申子辰水局從右轉，則爲陰癸之水，宜用甲來配，乃爲陰用陽朝。蓋陽用陰應，陽靜而守，陰運而用也；陰用陽朝，陰靜而守，陽運而動也。陰陽互藏其宅，動靜互爲其根。氣從左行，從生趨旺，氣從右旋，從旺趨生也。生旺互交，玄竅相通，而化育成矣。此爲堪輿家乘氣之第一關竅也。

又如亥龍從坎入亥者爲陰，亥則爲乙木，以乙木爲陰，生午旺寅，墓戌當用陽，而墓戌者配之，乃爲正配，所謂乙丙交而趨戌是也。陰陽交媾，氣始凝聚，然後以

向合之當迎，寅午之生旺，而爲朝迎。穴液龍以乘內氣，向依水以乘外氣。山龍以山運收山，水龍以水運收水。

如乙木生於午，故午上高峰，則旺人丁；旺於寅。故寅上有高峰，則發財祿，所謂山管山也。丙火生於寅，故寅上水來，主旺人丁；旺於午，故午上水來，主發財祿，所謂水管水也。乙木以丙火爲配，故其朝向收納，並認火局，宜用寅午爲得全旺，則水與太之氣並與向合而爲其收納矣。若陰遇陰則爲純陰不長。躡遇陽則爲純陽不生，縱砂明水秀，終非大地。唯顧外堂水法，隨水立向。消其去水以避兇殺而已，安能造大福哉！如白龍記坎亥入乾陰龍右旋之法，寅甲水來，長生會帝。旺水也，辛戌水去，玄竅合也。用丙向，以帝旺收寅戌也，故葬下五子皆顯。後取辛戌逆沖丁離，則衝破官祿矣，故五子皆敗。若衝破長生，則人丁絕，此不知妄作者之所以取禍也。

主有主氣，內宜秘於五行；堂有堂氣，外宜觀乎四勢。龍爲地氣，當從骨脈實處竅其內而注之；水爲天氣，當從向方虛處竅其外而引之。

此乃控制山川，裁成造化，以補泄有餘不足之氣，乃改天命奪神功之秘要也。凡葬法得金井一與門戶爲一向，乃正法也。有如外就堂氣，則先到之砂水不可不收，聚會之堂氣不可不納，此眾口以爲必然者，卻與龍法之生向不合，則當以天星勢氣爲主，作內外二向。假如亥龍宜作巽向，外面砂水又宜作巳向，則內用要向以乘生氣，外用巳向以接堂氣，亦何嫌于作兩向也。此正所謂“四勢任君談，五行當自守”者。

先哲有雲：龍之氣未到，向之氣先到。則佈置之法，正爲改奪之神功也，豈易言哉！要在察山川之性情，審氣脈之強弱，或宜補，或宜泄，或以扶山，或以助命，或以發乎當代，或以應乎後人，各各有法，不可不精詳焉。蓋竅辦所以導內氣，凡所以貫串後龍，而使之仲，駁爲純、扶衰爲旺者，皆在此也。昔人所謂佈置從龍是已。竅外之法，若人鼻息然，昔人所謂息道通氣不通水者是也。如人之一呼一吸，得其清氣則吉，得其濁氣則凶，所系不小，是故竅外之法其法最玄，亦以扶山助命爲主耳。乃其生克制化。用以化煞爲權，轉凶爲吉。固自各各有法，大抵在向方砂水上精詳之。

看砂水之吉凶純駁與龍身之骨脈配合何知，合則順其自然而以正合，不合則用剪裁制化之法而以變合。蓋導外氣，實以扶內氣也。有如外氣乖戾，內氣必損傷。可不慎哉！

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同一氣，故天象以太陽爲尊，而地法以廉貞爲主，同以火星爲萬象之宗；象垂吉凶，形分禍福，同一域，故星光以歲星爲德，而地法以食狼爲貴，同以木星爲萬象之華。

此以舉木火二端。以見天象地形之配合不可峻而二也。諸如三垣九野，同於輿圖之畫井分疆；遲留順逆，同于龍脈之向背行止；吉凶災祥，同於國家之安危禍福，惡乎有毫髮之爽！唯舉其緊要者而言，則五行唯土爲能全物。唯火爲能生土，是火爲宇宙之大祖宗也。何者爲奏火？唯一點真陽爲真火。太陽是已。于天爲日，於卦爲離，于方爲午，于星分康貞。於五獸爲黃龍。且五行餘各有晷、唯火無所不寓，激石激金則火出，是土金有火也；木能生火，是木有火也；泉有溫泉，海島之中，時見火光，是水中亦有火也。即如人之結胎，非得一點陽精真火，則不能結而爲形，此看地法必以火星爲祖，方能化生。方能遠大，亦其理固然耳。諸九都城郡邑，必向南離，正以午爲太陽所居之位，次則太陰與日同之。又次則金水附日月而行，皆以近日爲貴。放凡結穴太陰太陽，又多金水者。兒以此也。古太史多稱歲星所在，其國不可伐，豈非以木星爲最吉乎！

九星中以貧狼爲首吉者，亦以貴狼屬木耳。且字內何者最秀最華？豈非木邪？夫木發于春而盛于夏，謂之華夏，煥乎一文明之象。以此木星無論沖天紫氣，曲直縱橫，窠是秀體，亦無論花芽節苞，皆是全機。蓋地形與天星同，以木之精華秀麗爲吉象耳。由此以推，則今人之以天星爲渺茫，而有絕口置之不道者，良可怪也。

先天一陰一陽，對配爲主，故四龍天星，唯取相配，陰與陽會，陽與陰合；後天分陰分陽，致用爲主，故八方坐向，可借爲配，坐陽收陰，坐陰收陽。

此言先天後天勢氣，有以爲體而不可易者，有以爲用而可移易者，此論龍論局之辨也。先天之體，乾坤以老陰老陽相配，坎離爲中男中女相配，震巽爲長男長女相配，艮兌爲少男少女相配，則八龍皆有陰陽相配合，而何獨取于四龍也？以乾坤純陰純陽，爲陰陽之老，坎離上下皆陰皆陽，亦爲陰陽之極，殊乏生機耳。唯震兌上陰而下陽，艮巽上陽而下陰，乃爲陰陽之交，宇宙生機，並從此出。經雲四龍天星，正以此也。

諸凡孤虛旺相之說，皆原於此，非所謂久天統龍法者乎！後天自乾至震爲陽，自巽至兌爲陰，所謂分陰分陽是已。其意亦以乾坤爲老，退居西北之地，而置六子于東南施生之方，所以用也。且以《洛書》而布，後天陰陽，當可隨方而就，或以卦氣，或以天干，不媾交配。如艮龍而作兌向，是爲正配，雖作丁向，亦是從兌所納，即作丙向，不從卦氣而認天星，亦是配合。且坐癸向丁，坐壬向丙，亦不失爲坐陽配陰之法。所謂陰陽相見是也。先天之體無變，後天之用有變，即地法中無怪龍而有怪穴之意。昔人所謂地理尙其變，意正如此。此用卦大肯綮處，不可不理會者也。諸如翻卦多門，五行顛倒劇。豈無謬戾，何必拘拘爲哉！

先天後天，先爲體而後爲用，貴通其變；陰陽二氣，陽非賤而陰非貴，在適其宜。

今始輿家一論地法，則以陰龍爲勝，不知古人視原關相陰陽，各隨所宜，豈有貴陰而賤陽之義？蓋《洛書》之義，一九三七居於四正，適合先天乾坤坎離之位，二四六八居於四隅，適合先天艮兌震巽之位，奇數屬陽，偶數屬陰，配以乾坤坎離，亦從乎陽，配以震兌艮巽，亦從乎陰，此今術家以奇耦論陰陽，而非先天本來之陰陽也。

古人建都立國，南面而治，位於四正，正以乾南坤北，正天地之位，離東坎西，應日月之門，于天道爲正，於地勢爲宜，非故去陰而取陽，抑亦先天之身體宜爾也。至如安墳屠骨，古人多取艮兌震巽四卦，亦以先天勢體，風雷相爲動盪，山澤互爲流通，用以蔭枯骨則易以生髮焉耳，豈以位居二四六八之陰而即爲貴哉！

若論地位，則所謂神仙之地發自天門，帝王之地起自金龍者，非乾與震乎？且後天震兌爲先天之坎離，後天乾坤即先天之巽艮，亦安得以後天之位而易先天之氣也！大要地法當以龍勢爲主，其大小貴賤只在龍勢上定之。乃如勢氣逢陽則陽，逢陰則陰，或宜陽而從陽，或宜陰而從陰，若拂四勢之宜而強以從勢，此膠柱鼓瑟、刻舟求劍之迂術也，豈能合山川情性，而通地之靈、僥地之福哉！

地以八方正位，定坤道之輿圖，故以正子午爲地盤，居內以應地之實；天以十二分野，正躔度之次舍，故以壬子丙午爲天盤，居外以應天之虛。

今人論針，乃有正針逢針之分，且有彼是此非，又有專用此而不用彼者，蓋不知二針各有取義，相爲用而不相爲悖耳。地盤何取於正子午也？原地盤分屬，以八分爲分屬。一從《河》《洛》中來，《河圖》之象，列以八方，《洛書》之數，亦有四正四隅，舍此之外，則無理氣。經之所謂氣從八方，混元子所謂八定位，《靈輅經》所謂內立八極以統八方之氣是也。夫既以八方分位，則壬子癸共一坎也，丙午丁共一離也，一卦三山，其以正子午爲地之中，夫何疑乎！

古人用以測地，正爲氣從八方，故以正子午之針打龍，所謂龍從地下求者，指地盤言也。夫地氣何以分貴賤？乃從天星也。天之躔度以十二次舍爲分，壬子共一子也，保以辨之？凡次舍十二，每次分得三十度，合考之，玄枵次舍自女八度起至危十五度方成三十度，夫女四星十一度半屬癸，今玄枵起於女八度，是僅侵癸之三度而已；虛二星九度半屬坎，危三星十八度屬壬，今玄根止于危十五度，亦僅成剩壬之三度而已，則玄枵子分，豈非壬子之間乎？故以壬子之間爲天盤之子，又複何疑。即子而推丙午，亦共一午，則壬子丙午之間，正爲天之中矣。

古人向從天中立，正以應天之虛，從天盤也。蓋地氣靜，故尋龍捉脈當從地盤之靜定爲主；天氣動，故收水立向當以天盤之旋動爲主。且貴賤在天星，若不從天盤而定，則天星無據，將何以發用乎？

是故收生旺之氣於坐下，而又迎吉曜之氣于向方，則天與地通，而動與靜合，斯可以召福而迎祥也。然則正針逢針，豈有偏重偏用之理，但龍是一定之龍，向無一定之向，縱龍脈有挨加，亦是因方而有挨加。

昔人雲：立穴易，立向難。正以動體之難捉摸耳。夫所謂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者，其在天盤乎！

靈城精義—形氣章

宇宙有大關合，氣遠爲主；山川有真性情，氣勢爲先。

此首章，乃堪輿家之論氣者第一機竅也。

昔雲：有地非人不下，有人非時不下。蓋以氣遠言也。

又雲：察以眼界，會以性情，若能了此，天下橫行。

此以氣勢言也。如彼前哲，一睹形勢，便知禍福之大小，世數之先後，全在氣遠上之。

夫山川有真性情，何以辨也？昔人有雲山乘秀氣，水乘積氣，石乘煞氣，平乘脊氣。

又雲：山谷異形，平原一氣，此山川之大勢，乃山川之真性情也。

山何以獨取秀氣也？山之勢，類多剛猛幣頑硬，惟患不秀麗，若見秀麗所叢，穆是真氣所聚。且上聚地惟天清之氣居多，所謂收山不收水者，正用之此處，故以峰巒之秀氣爲生氣耳。

水何以獨取積氣也？水之勢，類多流走而散逸，惟患不澄凝，若見諸水所積，便是真氣所鐘。且下聚地惟取凝蓄之氣居多，所謂收水不收山者，正用之此處，故以水之積氣爲生氣耳。

石何以獨取煞氣也？山有山之喜氣，亦有山之怒氣。怒則山之威靈所在。威靈之氣，多露爲石。若石山而徒剛猛，壓逼不成體勢，不作威儀，則徒有煞而無生矣。從而下之，禍不旋踵。故石貴乘煞氣者，取其威而成體，有生氣也，最宜細認。

平何以獨取脊氣也？如平陽一派之土，純陽無陰，生氣不斂，苟得一骨脊之處高起，便爲斂而有生氣矣。昔人有“沒牛吹氣，如酥在湯”之喻，正如此。

山谷又何以稱異氣乎？如今山谷之間，各自起勢，各自開局，各自成門戶，其氣各異，故凡江南一帶，不當與江北同看，只見一個星辰特起，一個局面特開，有蓋有送，有朝有迎，或如專城，或如停釋，倘得兩三重水口，特特關鎖，便爲有結，便當著眼。試觀閩、廣、吳越之間，各村各社，各有名族，亦各有名家，諸幾語言習尚，又各不同風，惟異氣然也。

平原又何以稱一氣乎？如今四望廣漠之地，有何大分別，只見有一方岡脊起處，便作城池市鎮，其爲廬舍墳墓，盡聚於此，即幾語言習尚，雖數百里多爲通同，謂非一氣然乎。倘居異氣處而漫以漠然四望之勢求之，則以眼界太寬而失矣；倘署一氣處而必以山谷分結之勢求之，則又以眼界太窄而失矣。此認氣以認氣勢爲難也。

地運有推移，而天氣從之；天運有轉旋，而地氣應之。天氣動於上。而人爲應之；人爲動於下，而天氣從之。

此言宇宙氣運，天地人皆相與于有成，一有轉移舉動，氣即以異，此識時觀變者之一大樞紐也。

何謂地運有轉移而天氣從之？如黃河是天地間一大血脈，據黃虞時河由龍門而轉呂梁，由呂梁而轉太行，由太行而轉碣石乃入海，是河從西轉南，從南轉東北，而巽居其中，則所謂黃河如帶，五嶽俱朝，爲天下第一大風。水者，此也。此巽都一時而堯舜禹三聖人出焉，千古莫盛矣。夫惟黃河經其北，長江繞其南，而泰岳夾於其間，則泰山爲華山以來大盡之龍，乃中國之一大幹也。

若論中國形勝，則泰山爲中盡，當時孔聖起而群賢濟濟並生，千古亦莫盛焉。此開闢以來未有轉徙之山水也。自漢黃河漸徙而南，乃至穿斷部魯之墟，宜走淮泗，則泰山反居北，而黃河乃居南矣。巽州之水勢傾，鄒魯之地脈斷，而北地之氣運衰矣。我朝祖陵鐘於中都，大業起于滁陽，正在淮泗之間，豈非黃河南徙，氣運固使之然乎！

人言江南之盛，以宋南渡而然，不知黃河徙而之南，則天運亦從而之南，人不能爲之挽也。夫天氣一從地運之轉者如女人何謂天運有轉旋而地氣亦應之？如秦太史占金陵有天子氣，乃疏秦淮跌泄之，不知秦港一疏，地運乃動，溺後小而六朝之建都。大而我朝之鼎奠，果應於此。又如洛陽素未有杜鵑，及杜鵑啼而天氣行于南矣，商人自是果作相，是地運未到而天運先到，則地乃從天轉也。

何謂天氣動于上而人爲應之？如陳希夷一夕見小星居帝星之左，及旦而亞覓其所，見宋太祖與趙普同坐酒肆間，而趙居其左。陳乃曰：小星何敢居帝座左哉！推而易之。此宋太祖微時事。今人多以星氣爲渺茫，而不知天動人應，其不爽如此。

何謂人事動於下而天氣認之？如洛陽花石，何大關係，而元史占之，以爲花石不會，由宋之旺氣不絕，及一旦移去花石，而航海之舟遂覆。今人多以前哲按星勢爲作用。似爲怪誕不經。而不知一舉一動，天即爲應。氣何不貫通也？夫論氣運者而苟拘拘於定格，不及於轉徙幻化之不常，抑何以定其變哉！夫古大哲望氣而可預占。察時而可觀變，蓋通此竅耳，自非神仙道眼，烏足語此！

有聚講、行講、坐講，則氣聚于龍；有權星、尊星、雄星，則氣聚於勢；有蓋鉛、夾胎、乘胎、，則氣聚於穴；有收襟、收堂、收關，測氣聚於局。

此四段，乃認氣者第一關鍵也。夫龍忌孤單，人所共知，然亦但知看到頭數節耳，不知龍有起有止有行度，起處必要聚講。如層雲疊霧，合氣運形，大以數百里，小以數十裏，橫互綿延，或五星聚而不分，謂之聚講。

如都會之地，萬食所聚，萬民所止，乃樞要之會也既之後，則分枝劈脈而去，條分縷析，正幹從中，徐支分左分右而行。以渡峽，或以定閃，兩邊夾護，各帶峰巒，帶印、帶筆、帶旗、帶鼓、帶倉、帶庫，各各不一，總之叢聚拱護，不孤不露，謂之行講。龍之行度既曆剝換，必有歸宿，譬則行者之赴家，其一家骨肉必為團聚，又譬則貴人之登堂，其所屬僚佐必為拱護，決無孤立獨坐之理，謂之坐講。

有此三講，其龍乃真，若或不然，則孤單二字，不特在入穴之所矣。

何以謂之權星？吳公《鉗龍經》中所稱都權之星也。蓋以其勢正盛正大，祖宗二字不足以盡之。高大如雪山之齊天，不見其頂，綿互如雲中之雁，不見其來，叢集如艮侖，八方之播踞，不見其分，則天下萬派之山，皆祖於此，此亦何可以祖言，故以都權之星名也。

大抵權星多土金之體，蓋惟土金能綿亘也。若水木火多作祖星，以其活動而卓立，則為分形矣，則宇宙間惟土石為大為盛，蓋石即金也。

經雲權星宜大不宜秀，祖星臨來要起峰。正此之謂。從此而推，一郡有一郡之權星，幾論佛仙侯王相公之大結構，必本於此。

至如尊星，則或祖或宗，高出於一方，為眾山所首出者，從此而知龍之正幹正結，皆肇於此。又如雄星，則于城廓交關之處，有卓立星辰，可以應尊星而當門戶者，則以雄星稱、即今所謂北辰羅侯之類。蓋交牙織結，不如以禽獸成形，物形守關，又不如以人守關之為大也。有此三星，方為勢大。

胎星是結穴之所，何謂蓋胎？即蓋座是也。蓋無蓋勢，胎必不結。華蓋盡為上，冠蓋寶蓋次之，即個字飛蛾亦是蓋樣。蓋有蓋則脈不露不孤，而穴必藏風聚氣矣。

何謂夾胎？如今龍虎夾耳之說，使風門不動，所以衛穴者也。

何謂乘胎？如今小明堂是也。蓋上蓋則氣注於下，下乘則氣墮於上，兩旁夾則氣蓄于中，方謂有氣之穴。

何謂收襟？則穴中微茫，界水所會，如人之襟領所交，名曰襟合。

何謂收堂？則龍虎界割之水所會，如居室之明堂，為四水之所聚，名曰堂合。

何謂收關？以龍之分來作城作郭之水所會，小如居室之門戶，大如城郭之關鎖，名曰關合。古人所謂小合收囊，以堂合言也；大合收局，以關合言也。穴情低小者，收堂以內之水；穴情高大者，收關以內之水。

至如穴前小明堂合襟之水，無論高低穴皆所當收也。幾論局者，必准諸此，合而論之。

昔人有雲：有穴方言地，無局不言龍。則局又龍之所以定背面也。

廖公泄天機，分龍穴砂水，而又加之以堂，正此之謂與！

陰勝逢陽則止，陽勝逢陰則住。雄龍須要雌龍禦，雌龍須要雄龍簇。

此二段言龍勢必得陰陽雌雄媾會之處而始成胎，認氣者所當審也。

如山谷之間，陰氣嘗勝，故一卸平洋，脫胎換骨，局面亦且開陽舒暢，此便有結，所謂陰勝逢陽而止是也。大開大結，小開小結，萬萬不爽。

又如平洋之地，陽氣嘗勝，故忽然起一岡阜、一山脊，謂之吉氣所起，乃四面陰砂，未纏未護，便是淺露，亦自成局。故平原之處，只要分局得明，骨脈顯示露爲證，所謂陽勝逢陰而住也。

又如龍勢之來，正幹雄強，謂之雄龍，有自天而降、禦風而行之勢，乃兩護送之山須要柔順婉轉，遠纏遠護，不與爭強，則正幹乃結。

昔人所雲雄龍坐大將以握重兵是也。要之所禦之砂若果秀雅，亦出文士，或以文臣握兵權耳。又如龍勢之行，一派軟嫩爲雌，必兩邊擁護，拱夾有力，作起氣勢，乃見精神。夫雌龍固主文秀，然四面砂如筆、如笏、如鼓、如旗，亦主威嚴，豈止文秀哉！此雌龍以夾從雄勢爲佳，幾雌雄貴交媾如此。

大地無形看氣概，小地無勢看精神。水成形山上止，山成形水中止。

此言立穴當先認其形神止聚之處而穴之，不可一概論也。今人於入首作穴處，便看窩鉗乳突四字，一有此四者，便稱好穴，不知形乃穴之證佐耳。至其生機真結之處，全在大勢上理會。

如大地之形，嘗隱嘗拙，何有形之巧媚動人。只於大象上察其氣勢，認其性情，苟得生機，便成穴法，不在拘拘於窩鉗乳突之常法也。至若小地，既無氣概，必須形局合度，聚氣藏風。出局觀之，似無氣勢，入局觀之，卻有精神，則便可於精神聚處穴之，亦可成一器局也。此管氏立穴以認形勢爲先，最爲至要。乃論形之止宿處，又要辨支龍高下，乃不失其性情也。如平支之龍，全以水爲界合而成，陽氣嘗勝，其勢柔婉，穴當從其起處剛而乘之，所謂山上止者是也，即《葬書》支葬其瘍之意。

如山龍之陰氣常勝，其勢雄急，穴當從其坦處而乘之，所謂水中止者是也。謂之水中只是界水會而止處，古所雲：來不來，坦中裁，住不住，坪中取。此與《葬書》龍葬其麓之意同。

認氣于大父母看尊星，認氣於賓子；富看主星，認氣于方交搏看胎伏星，認氣於胎育看胎息星，認氣於化煞爲權看解星，認氣於逢絕而生看恩星。

此數段乃龍氣中認氣第一法門也。幾看龍須認尊星爲主，蓋到一方看是何山最高最大，專擅一方，便以之爲大父母。

看尊星是何星辰，如土星起頂垂肩，大開蓋帳，則爲土龍勢，其所育之子孫，土是本氣，金是生氣。如木則爲煞，如火則爲其所泄，如水則又爲其所刑。故凡自上而下，遇生旺爲子息，遇克害則爲其煞。其法當祖《河圖》，一以順生爲序，蓋父母不可克子孫也。

李家《龍經》雲：息星克母子榮昌，母星克子死絕亡。蓋下可克上，上不可克下也。凡山一到入首之處，看是何星辰，如金星入首，祖宗原是土勢出脈，則爲真子孫矣。若干入首蓋覆之星或帶木，不免相克。然息爲金而覆胎之星帶木，則子息破母胎而出，原有此理。便是金木相接之處，微有水意，便不隔絕矣。此即合前所雲息星克母子榮昌之說，有何妨乎！其法出於《洛書》，一以逆克爲序。

而吳公解義雲：木星入土星，一甲輔明廷。亦以從下克上之不畏也。如今術家所稱屏下貴人，夫以木星貴人而在屏土之下，非木入土之說乎！

又如大父母既佈勢降脈而來。若干其間不遇雌雄交媾，何以成胎？故當行到氣盛處。須要跌斷過峽，一俯一仰而成胎伏，乃成交礪。此去方有生育。若無胎伏，放去必不變化，便是純陽純陰，無生機矣。

楊公論龍。必以胎伏，意正如此，此于龍腰認氣之第一機竅也。龍既跌斷，過峽則再起，必有好星辰或開蓋覆，必成胎育。蓋覆之下，一線起脈爲胎。所謂鶴膝蜂腰龍已成，正指此處。此一線垂落，必要水體乃成胎，所謂萬物皆生於水是也。此即束氣之處胎之下，再起便是息星，或於一節即結，或數節乃結，在所不拘。

然喬不可節數太多，以氣離胎不可緩，亦不可脫也。息星便是入首，入首之下。再看入手成河穴法。或即貼於息星之本體，或脫落而爲另體。乃穴場也。此認真氣于父母。相合處正在此。凡龍行度。豈能盡無駁雜。如土龍行度。遇木則爲煞，然以木星貴人之峰而在土屏之下，雖爲煞而有權。若干貴人峰下少轉水而頓起金星，則金可制木之煞，而水爲貴人秀矣，豈不化煞爲權乎！謂之解星，從此行去，必爲生旺，便結穴矣。

凡龍行察，必不變換，湖雖生旺，未免太過，反致剛煞矣。如土龍陣勢，金星爲生，乃一派金星，三五不同，不生支腳。渾是堅剛，則純陽不化，反爲陽龍之絕，必須卸下，或轉天虹之土，兩邊開掙，以分堅剛之氣，是以母救子爲恩也，或卸下轉折，如三奧之水，經泄剛直之氣。是以子救母。亦恩也。得此方去結穴，若不得此，便是香火之居，或爲鉸戈之窟矣。

九一方起一尊星，必有一結。或於盡處正受。便爲正格。或盡處皆受到煞，則于解星思星之有生機處。或作騎龍，或作斬關，須要詳認。覆蓋峽前峽後之處，每有結作，正數脫卸處而得，解星恩星之有氣也，從龍認氣，妙法在此。

認龍之氣以勢，認穴之氣以情。

昔人雲：望氣存乎勢，立穴乘乎情。大要看龍以勢爲方。其局有五：曰直，曰橫，早回，曰飛，曰潛。

《入式歌》雲：直龍原是撞背來，中出貴徘徊。言直來之龍勢多宜硬，妙在徘徊，乃有氣也。橫龍原是從例落，逆轉須磅礴。

言橫來之龍，其勢不正，氣須逆轉，而勒定乃收住也。回龍原是逆翻身，顧祖要逡巡。

言回龍之勢多湊促，其氣不舒，必得寬暢逡巡。氣乃和也。飛龍原是結上聚，昂首真奇異。

言飛龍既屬上勢，須要軒昂，收得眾山水，制得眾山水，氣象始爲奇也。潛龍原是落平洋，撒脈自悠揚。言平洋多撒漫，病在脈不到，故須撒脈悠揚，有分有合。有擺有折，則氣乃真耳。

從龍論氣，大約在此五者。穴法大要有天地人三停，不論高下，只要收得山水，便是真情向也。即如以飛龍而作天穴，情在上聚。法當以龍之氣勢與上聚峰巒配合爲是。

昔人斷天穴之吉凶，專以龍斷，以上聚專主于龍勢也，若下面砂水，不爲用事，則不必論矣。

幾收山納水，只以眼中得力用事者爲緊要也，至如雌雄相半之龍，可拖人穴，情在中聚，則以中聚拱揖之砂爲應，取人首之脈與之配合，以其後龍之勢尚緩，而歸堂之水尚低，惟取中聚之砂收而納之，其氣聚，其應速也。

至如柔婉之龍，所謂潛龍，多作地穴，則以入口之水爲主矣。蓋平洋之地，一以水之界合爲龍，故聚水歸堂，乃爲有情，故收下聚之氣者，妙在用水。昔人斷中聚之地以砂，下聚之地以水者，誠有見也。

龍備五行之全，故山之形體象龍。龍極變化之神，故山之變換象龍。

龍之體純乎陽，故山逢陽而化，遇陽而生；

龍之性喜乎水，故山夾水爲界，得水爲住。

龍之行禦乎風，故山乘風則騰，藏風乃歇。

龍必得巢乃棲，故山以有局有關乃聚，以無局無關爲散。

龍凡遇物則配，故山以有配有合而止，以無配無合而行。

此言論龍者必深得龍之性情，乃能得其精神血脈之所聚。此認龍氣者第一吃緊處也。

幾宇宙間物理，雖各有五行，以一體而具五行者惟龍。

龍之鱗爲金，角，與爪爲火，身爲木，擺折爲水，腹之黃爲土。

今人取天罷星亦備五行，又以辰爲罷星，正以亢爲金龍，正謂五行之全局也。

龍能潛能見，能大能小，能升能降，山之行動，貴有起伏，有變換，正象乎龍，故以龍名。夫辰肖龍，以辰居五陽之地，而龍之氣純乎陽，辰則肖之，故山之行度，遇活動開暢則爲陽，乃龍變換之處，山之結穴，遇平坦圓滿則爲陽，乃龍棲止之處，以其體本屬陽也。

且以時序論，逢到三陽，則爲驚蟄而龍動，及到四陽，則爲飛龍在天，非以陽爲得令之候乎！若逢夏至，以後漸及五陽，龍則藏之重淵之下矣。龍之性喜水，故山有界水，有大界水則爲大界合，有小界水則爲小界合。

又如金魚，如蝦須，如蟹眼，皆以水言，正以象龍之得水爲喜，得水而住也。

龍之起，必風雲從之，龍之藏，必其雲散風靜，是故山之止處，亦必藏風乃爲止也。

龍有龍之巢穴，其巢穴必且深沈建密，乃爲龍居。其在山谷，必有岩洞之深逮，其在平洋，必有江湖洲諸，爲眾水所聚，淵深莫測之處，豈是洩露迫隘。

故今堪輿家必取堂局之完密，四獸之俱來，有開有合，有關有鎖，正以象龍之巢穴，不得渙散而洩露也。

今人論穴，只以安棺八足之所爲穴，不知合龍穴砂水局面城垣而論之，乃爲穴也。龍氣純陽，其性至淫，凡遇物之雌者則配，是其所喜則與配合，故山家于龍穴砂水皆取其配合，即是此義。

今人論龍穴砂水以四件備，不知只以龍爲主，今其所謂配合之意，又只是一個他來有惰於我耳。如朝案，如龍虎，只是一個開面轉腳，拱揖環抱，便是與我配合，若有一山走去，一水傾流，不我回顧，便是不配，便非真龍之住，便不可言穴矣。

辨龍生死，須分三陰三陽；辨穴生死，須識陽多陰少。

此二段乃以脈絡之陰陽而認氣爲一法。吳公問星之說，以金木火爲陽，水土爲陰，謂之三陰三陽。行龍必陰陽互換，乃爲變化，乃能生物，故以此爲問星。問者，脫換變化之謂也。

龍不變化，不成真龍，故必金木火得水土，水土得金木火，兩相互濟，以成胎育，方結好穴。不然則純陰不生，純陽不成，不涸燥而爲香火之居，則濫溢而爲蛟

龍之窟矣。今人立穴，但於入首結作之處，如金開口，木生芽，土掛角，則爲陰來陽受，或入首之脈斂而急，至入穴乃平而舒，有腦有窩，有小明堂，亦爲陰來陽受，此所謂之葬口，如陽來陰受亦然。

《三寶經》所謂陰少陽多得葬法，陰多陽少莫強求，何其專取陽多乎！不知經雲惟取乎陽，不犯乎陰，大要萬物生於陽和，死于陰肅，故穴情以陽爲主，總是陽來陰受，畢竟陰中又有陽，乃可葬也。如平地之突，是陽來陰受，必突頂平坦，乃有陽氣而無煞，如突頂削尖，則是純陰有煞矣，便不可葬，只宜於突旁坦氣爲陰陽交攏之所，方可受穴。前段論龍之陰陽，後論穴中陰陽，皆以陰陽而論生氣者也。

龍有變體，或爲頓住勒住；穴有變格，則爲墜官篡官。

此二段乃以大勢之緩急浮沈而爲論氣者之變律也。

凡龍之行度，如強弱相間而來，便能多結，有如枝條太長，節數太多，名爲長行。

金水行到十數節，是困憊無力，但一向行來，手足亦不偏枯，頭面亦不峻贈，似乎無力，不謂無體。及到立穴處，忽然頓起高山，巍然成一主星，其手足盡能轉翻扛起，則兩邊枝節皆爲有力。

若得左右山水湊集，朝案局、面拱注，及所去未盡之龍，又轉關有力而作水口，便是大地。此所謂內旺之格也。忽然頓起，故爲頓住，此以緩嫩而得頓起，真氣自聚，其與穴之緩不取急者同義。

又如龍之行來一向狂猛，其勢飛騰，收住不得，忽然跌斷，再起星辰，婉婉有駐足之意，接下二三節，手足盡爲回顧翻轉，恰如勒馬之狀，此與急中取緩之義同其爲有結無疑矣。此皆龍之變態，不可不細察也。

幾立穴必取陰陽沖和、神氣融洽爲主，若於立穴之處界割深而蝦須不明，朝對遠而拱揖不密，然真氣所在，不得改移，縱穴場至高，亦須深取至一丈許，或至一文五六尺許，惟取前朝外照、雌雄交度處爲深淺，此之謂乘除假借，全以外照爲主也。以其墜下而按遠砂遠水，故法謂之墜宮。

經曰：低藏高點納前朝，深淺得乘真氣聚。蓋如此。又如諸山輻湊，于平洋有大池湖隱注之處，名天仙大會格，以諸龍會於中也。然深廣難下，須要認定氣勢，會定精神，的確何處，可收諸龍之會，可納四方之氣，乃於此立穴培土成墳。

其取堂局，立向座，一從諸山之擁護朝案爲憑，以其穴乃由聚會處篡定，故法謂之篡宮。經曰：饑得飽而陰回，疾遇舒而陽住。蓋如此。幾此皆廖公之大作用處，亦穴法中之變體也。

星體有正有附，兼襯貼之當辨；穴情有顯有晦，形氣影之宜詳。

此言入首星辰形體不一，氣各有聚有變，不可不細認也。

如今人於入首之星辰，只知五星九星合是何體，便爲指籲，不知星辰多無正形。

如金星到頭只是全全一個太陰太陽，有何難辨，不知一個星辰有三體之分，曰兼、曰襯、曰貼。兼者如金星而轉土轉水，則爲兼土兼水，又如金星而拖火拖木，則爲兼火兼木。相生則吉，相克則凶，此於本體上或左或右，或前或腰，明帶而易見者。

如貼體則於穴情處僅僅微貼一些，星象乃形之微露處，須細認乃見，如所謂氣塊之類，又如所謂湯中酥、雲中雁之類，此一體而不分者也。

正謂星辰之靈光髮露處，最宜體認其美惡，俱自本體論生克也。若襯與貼不同，貼不分二件，襯猶分二件也。如所稱視衣之樣，實是二物而又相依，此於依靠襯貼最爲親切，其吉凶亦以生克論。論氣者須于襯之得力、貼之有情、兼之有生處精而辨之，乃能得真氣也。

又如穴場所在，其證佐有窩鉗乳突，是形之可見者也。古人即依形葬之，所謂形葬是也。至有形而無窩鉗乳突之可證，只微微有凸有塊，又微微有塊有弦，謂之氣穴，以其有氣而無形也，古人便用氣葬之。

又有本體星辰全無形亦無氣，帶飽而不開面，然真龍既到，必有真氣，乃至脫落平洋，或在田，或在坪，或在湖渚，隱隱隆隆，靈光若露，如所謂烏月沈江、其光在影之類，此即窗外月明窗內白，水邊花發水中紅之意，全於影上著精神也。以此古人又有影光之穴。夫氣穴無形，猶不離乎本體，乃影穴則脫本體而在影向之間。此等微茫，極精極妙，自非道眼，未易言此。今人只知葬形，蓋拘拘蝦須、蟹眼說耳，豈知造化之妙變化固無窮哉！

蓋帳不開龍不窠，輪暈不覆穴不住，束咽不細氣不聚，泥丸不滿氣不充。

此言龍穴各有真氣凝結之處所，必不可少者。

今人但見山勢所來，便以爲龍，不知有龍之蟠，則有龍之巢，必須有帳有蓋，成得一個勢帳，而龍乃止。且龍一經蓋帳，則一向直來狂奔之氣，得此而開肩展翅，暢朗舒徐，煞氣盡脫，生氣自融，乃可結穴。若非蓋帳之龍，不爲純陰，必爲孤露，自然不結，縱結亦不大也。輪暈之說何盼乎？以穴場之所，上有橫紋細路。圓而且彎，若車之輪，然則陰氣不沖，陽氣自暢，昔人所謂穴有三輪，其貴無倫是也。暈即日之暈，有其形，無其形，圓而不缺，滿而不傾，今人所稱太極圈是也，以此認氣，則必不犯乎陰，而穴乃真矣。

夫結咽之說，乃入首束氣之處，如人之喉然。昔人所謂結花結蒂，又譬之吹管者，眾竅齊開，必不成響，惟閉眾孔而放一孔，則可中律而響音乃成，此善喻也。是故龍之結束氣處不可不細。蓋氣不貴聚不能發散，必須束之至細。則氣方聚而穴

可結，乃至結穴之處，則又要充滿光潤，如孩兒頭，然必其泥丸精髓滿足，而後頭面之間氣乃充溢，其色乃華，若有一缺陷薄削，則必枯槁，而不可穴矣。於此氣脈入首結作之處，最為緊要，不可不細認者。

五星不離水土體，九星常帶輔弼隨。土星不作倚，五星皆有撞，火木不可益，水土豈能粘。

此二段乃認星辰之總體分體而葬，以乘氣為一法。

夫宇宙間無水不生，無土不成，龍非此不成龍，穴非此不成穴，故凡龍脈入首五星雖各有體，而要之水土必不可無。

古人雲：或結乳，或結鉗，且要從頭頂蓋圓。凡圓平處即是土體，所謂化生腦是也。

又雲：不管從頭來不來，只要金魚水蔭腮。幾水界合處便是水體，所謂蝦須、蟹眼是也。如輔兩二星亦是水土之義。蓋輔星屬金，弱星屬水，在九星中隱而不見，常隨七星之左右，故凡立穴不拘食巨武，勁頭須要輔為之。蓋兩為之承，所謂來金相水，正是此意。此是星辰之總體化合處，最當體認者也。

又如葬法中曰：蓋粘倚撞，今人只相剛柔緩急之勢而施之，便為的當，不知古人作則用星，仍要於星體上體認，如土葬其饑，豈可脫而粘，水葬其湧，豈可緩而粘，土星倚葬則崩，木星蓋腦則破，火星當峰則烈，一或犯此，不為關煞，則為脫氣，此於星辰之分體處各有真機也。

坐定坐旺坐煞，是謂坐法；全胎保胎破胎，是為作法。

此條特語坐穴之法。何謂坐壽？如今強急之能，其氣正怒，怒不可犯，則於坦表之處看其四應，可以穴則穴。昔人所謂脫煞坐宕是也。

何謂坐旺？如今平鋪緩嫩之龍，其氣正弱，弱不習一乘，當於旺相處乘之，此是葬法。如蘇湖一帶，凡見岡脊堆阜起處，即為村墳墓，亦是坐旺之法也。

何謂坐煞？有如金以剛飽為煞，而剛飽之上下又無穴情，只得從剛處開金取水而坐之。又如金以火為煞，而穴情又在金火相交之處，只得挨金剪火，劈火嘴而騎之，即如騎形之法是也。

何謂全胎？如龍卸平洋，則煞氣盡脫，至入首之處，如印拿金盆之穴，又屬純陽，則用客土堆培成坡，即古開井怕見土之法，是謂全胎。

何謂保胎？如金珠嵌花答之類，半吞半吐而乘之，珠從旁入，花從正入，一廣分之氣，只取其四，是謂保胎。

何謂破胎？如今頑金孤裏之類，陰氣居多，不大開深取水而成陽穴，則不可下，是謂破胎。全胎如梧桐子之結于葉上，輕浮而胎全露也；保胎如連子之藏于逢房，

微露而大半合胎中；破胎如栗子之包于刺包，胡桃肉之藏於堅殼，必破胎而出，乃得髓體也。

挨生旁氣，成爲脫殼借胎，或爲子投母腹；脫煞連生，或爲借母養子，或爲以子救母。此爲乘氣中挨生化煞之妙用也。

何謂脫殼借胎？即九星論，如天罷乃孤罡，何以成胎？必開孤取水，則受氣斯脫，而水乃成胎，放謂之脫殼借胎也。

何謂投母腹？如木星而帶蕩，水星而帶金，則原有胎育而子可投，故木不葬木，而葬木之搖盪有水處，水不葬水，而葬水之堅實如金處，非謂子投母腹乎！何謂借母養子？即以五星論，如木體帶金者，必破金取水以蔭木，是木受病不能養其子，而特借取水穴以蔭之，所謂借母養子也。

何謂以子救母？如金體而帶火者，必于金火相間之處，大開水穴以制之，昔人有取水鎮火之法，正謂此耳。

夫金母遇火難而得水之爲子者，且解且制，則煞不爲我害而可化爲權，又合作用中留煞爲官之說矣。此非謂煞不必去也，以能剪鑿刑煞而制之，測在前可作官星，在左右便可作暖氣耳。夫造化無全功，安得星辰儘是純粹，只要曉得超生而避死，脫煞而逢生，乃爲裁成造化之殊功也。

脫龍就局納前朝，只爲半僞半真；撩山劈硬處平基，只畏直來直受。

此以前朝後勢而爲乘氣中之進退消納，亦一法也。凡葬貴棺不離脈，而此之脫龍就局者，乃入首之脈，駁雜不純，直到一二節上乃爲真脈，而前朝卻可取，是朝真而入首之脈非真也，如必直頂其脈，則初年不利，當於穴中放出棺二三尺，大作堆金以納前朝，且受水法之吉，以發初年爲是。

凡葬貴氣不脫脈，而此盲撩山劈硬、退出平基以爲穴者，乃入首之脈陰來直硬則煞重。又如子龍作午向，謂之子午淋頭煞，則葬之必凶，故須撩山劈硬以作平基，將棺退出平基立穴，則無關煞冲棺之禍。或穴從兩邊微斜，又或上砌虛擴，下葬真棺，庶可避煞，乃爲直來直受之作法也。古人有形葬，有法葬，夫順其穴之生成而葬者爲形葬，或劈削或堆培而葬者爲法葬，此皆古人作用之妙處，不可不理會也。

平洋之氣，嘗舒嘗散，須要湯中浮酥；山壟之氣，嘗急嘗斂，當看水面蟠蛇。

此以氣之聚散緩急而認穴之微茫。《葬書》中所雲葬乘生氣者，正在於此。

夫平洋之地，陽勝乎陰，故以斂而聚爲有氣，如所雲：“隱隱隆隆，穴在其中”之說，須要體認。蓋所謂隆隆者，正謂隱隱之中而有此豐露之象，古人取象于如酥在湯，良有見也。

《葬書》雲吉氣所起，起即隆隆之謂、酥在湯之謂也。不然則亦鋪氈展席，散漫無收而已，何謂穴乎！至如山壟之勢，陰勝乎陽，不嫌脈之不到，而嫌氣之不和，所以多煞，故須結穴之所圓融平坦，不險不迫，有如水面播蛇之狀，活而不死，靜而不動，盤旋而無直硬，渾渾一個太極之圈，則形舒氣和而煞盡脫矣。古人所謂山壟之龍，葬氣不葬形者，正謂此意，此認穴之秘訣也。

沒水之牛，氣仰而吹，宜乘其氣；出洞之龍，氣直而吐，宜乘其餘。精華外露之氣如花，宜葬其皮；精華內釀之氣如果，宜葬其骨。

此四段以氣之緩急深淺而爲葬之緩急深淺，乃作法也。

如平坦之龍脈，潛於地而微露毛脊，至結穴處特起一氣，乃吉氣之所起也。其氣從沈緩而僅浮，不宜緩乘，其爲緩來，不妨安絕頂乎！

譬如牛之沒水，身藏水中而偶露毛脊，特一仰而吹氣，則盡在鼻中，若稍脫之便失氣矣。此緩來之法也。

又如高隴之龍，脈行於山而勢奔氣湧，至結穴處，須要脫卸，落在平洋，氣乃沖和，所謂“來不來，坦中裁，住不住，坪中取”也。

其氣從盛急而乃舒，不宜急承，其爲急來，不怕葬深泥乎！譬如龍之出洞，其氣焰方盛，何可犯之；乃其氣之吐而有餘焰處，則精靈之可掬者也。故宜脫球而葬傍，緩以承之。又如氣浮於上，而靈光已露，深葬之則氣從上過，故宜淺葬。如木之有華，之之有珠，其英華盡露於外，深之則傷其質矣。

又如氣沉於下，而皮膚粗剛，美含於內，不以深取，則氣從下過，故宜深葬。如頑金之開孤取水。厚土之破角見金，皆於深而得之也。譬如果實之味，皮不佳而肉佳，其精釀在內，所宜深取。

今人不察氣之浮沉，而概用淺葬深葬者，皆非也。古人謂深葬發遲淺葬發速，所見誠然，但欲速發而概用淺葬，則失古人之意矣。水木龍多易發，正以其氣之可淺葬耳。此又論氣之久遠者不可不知也。

龍穴有陰陽，砂水亦有陰陽；龍穴有生死，砂水亦有生死。

此以砂水之陰陽生死而論氣者也。龍穴之陰陽生死，前已論之詳矣，砂何以分陰陽乎？亦開面而舒坦者爲陽，以反背而峻贈者爲陰。譬之人然：其在正面之間，自然開面平坦而爲陽，其在背面，自然反背頑硬而爲陰。有面則爲向我而有情，無面則爲背我而無情。非惟龍穴貴陽，而砂亦貴開陽也。

水何以分陰陽乎？如水之來去屈曲，悠悠洋洋，沉沉渾渾，則舒徐沈凝而爲陽；其細如繩，其直如矢，其急如瀑布，其斜如反弓，則急透斜反而爲陰。譬之人然：其血脈流通條暢，則呼吸之間自然和平，吐納之際自然調適，不疾不徐，無反無逆，

乃可無病驟然而入，顛讀而出，不見安閒沉靜，便是病到。非惟砂貴開陽，而水亦貴開陽也。

砂之生死何分也？砂無論龍虎案對只是情。向朝我，有面有目有手有足，拱揖環抱，直若僕之從主，婦之從夫，有唱有隨，有呼有應，豈不是個有情有意有生髮的！譬如人之相見，有卑於我而畏敬我者，有等於我而親愛我者，其面目雖各不同，而要一氣喜喜歡歡雍雍肅肅之意，無不同也。看其面目開發，情意頗戀，則為活動而生，否則直硬頑悍，呼之不來，驅之不去，則為無情無氣而死矣。

水之死亦以直急返逆，不顧不凝而然。要之砂水生死又總在陰陽上見。蓋宇宙間物，總是逢陽則生，逢陰則死。又如人之結胎，男精屬陽。女血屬陰，陽貴有餘，陰貴不足，是故精盛則結，血虛則受，一以陽為主也，又如人之既死，母血先敗，父骨猶存，其可收納天地之氣而蔭生人者，全在父骨，非一以陽為主乎！

又如大而天地，天氣為陽，地脈為陰，若非天行至健，頃刻不停，三光為照，雨露為潤，一陽來復，萬筋乃吹，則地何能生乎？是天地一以陽為主，此乃堪輿家論生死之大關係也。古來大哲見實主此間，亦論及而未嘗揭以示人，豈以千古不傳之秘，帳以神會而非以言傳者乎！

氣有虛實，法當以實投虛，以虛乘實；氣有先後，法當先到失收，後到後收。

此二段乃以主穴之進退饒減而乘氣為一法。前段言幾風息之成，初結胎時，以陽精為主，氣為勝而形未實，故虛而屬陽，陽則不宜緩承，宜中正以乘之，如平面太陽作金盤堆果、如百般花味總居心之類是也。既成胎後，以陰血為主，形為實而氣已斂，故實而屬陰，陰則不宜急湊，宜脫脈以乘之，如珠則穴其旁、乳不可當頭是也。此以進退虛實之間論者也。

後段言結穴之所如左插先到，則氣歸於右，則宜挨右以收左砂；如右插先到，則氣歸於左。則宜挨左以收右砂。古人謂兩官齊到中乘平。氣雖耐久而發常遲，先到先收，氣從挨倚，乃迎財就祿而發常速，正是引此意。此乃饒減收放之間而論者也。

傍城借主，須詳審乎樂托；就向鋤龍，當消詳乎明堂。

此二段皆借外氣以乘內氣，乃坐向中之作法。以龍之來不宜正受。有側落。有翻身落，不無脫去本來之勢而傍羅域或旁水城或傍祿儲峰。此皆借樂托以為主，而憑外氣以為聚散者也。故曰傍城借主。又有龍氣直來，似宜正受，乃入首之處無面目，向方之處則無情，使不成局，故當看其明堂何堂開局，便當揪龍而就之，所謂以龍定穴，以水定向者，正謂水之聚處，則有明堂而成局，便當准此以定向方，不必拘拘於正受也。《撥砂經》雲：無局不言龍。可見局之所在，即龍之所止，故有就向拗龍之法。

點穴須求三靜一動。認氣須要百死一生。

此以動靜生死而識氣脈之真假，最爲關要。何謂三靜？案對要靜，開面朝拱而無壓逼走竄；龍虎要靜，內向懷抱而無他顧飛騰；水城要靜，繞環凝聚而無反背沖激。中間惟見穴場之所。一脈活動而有精神，此則三靜一動，其穴乃真。

而認氣則於穴場中看其精神。何者是其精神發越處？即如孩兒頭一般，頭上之骨皆堅，而怪凶門獨柔，一呼一吸，可浮可沉，此真生意處。古人以化生腦不取象於頭而取象於孩兒頭者，極有味也。他如厚中取薄，薄中取厚，靜中取動，動中取靜，必皆餘氣盡死，而惟此一點獨有生機，乃爲生氣。不然則亦今人所稱菩薩面死鰲背之說而已，最宜細察之。

有弦有棱則形真，若湧若凸則氣到。認氣難於認脈，葬脈豈如葬氣。

此乃於入首微茫處認出一點靈光之氣，爲堪輿家至要，亦至訣也。前段言一入穴場當先認形，隨即認氣。

如穴場必有弦棱，則蟹眼、奸須之水乃見，始能成胎。蟹眼是凸穴，其中圓滿而起，如蟹眼然，外有蟬翼砂爲之陰護，而水微見，謂之蟹眼水也。一有蟬翼砂則弦棱成矣。蝦須是窩穴，其中翕聚，如蝦須之抱掬然，外有牛角砂爲之明護。而水明見，謂之蝦須水也。一有牛角砂則弦棱成矣。弦棱成則氣聚而不散，天心自然湧凸，乃成胎息。若天心沉陷，乃是花假，不成穴矣。

氣脈何以分別？幾脈之行，必須斂而有脊，乃見草蛇灰線。形雖不甚露，而未嘗無形也。幾形之有脊而斂處便屬陰，陰則有煞不可犯。平坦圓滿則爲氣，如人之身服，猶按之有脊氣，則充滿遍而無凝滯，乃屬陽，陽所宜乘也，但脈易見而氣難認耳。謂葬脈不夕葬氣者，正以脈犯陰而氣爲陽，當葬氣也。

如前所稱太極暈及天輪之說，正是氣體耳。時師多能葬脈而不能葬氣者，以其原未明此，故禍常多而福常少也。夫苟形真穴正，而又能辨乎氣脈，測爲人造福，百不失一矣。

法葬之葬，法在形裏；會意之葬，意在形表。

此以穴情變態不一，有穴藏於拙，以人力而剪裁之者，有穴隱於微，以意向而融會之者，此之謂仙蹤，凡論氣者不可不神會也。

夫論穴先論形，乃有形不足以成穴者，如頑金而不少開窩，其剛飽豈可言穴，則當細認其中之微凹處，便爲生氣，須以開孤法，大用人工，取出水窩以葬之，此全以人力而成，謂之法葬。

又如水窩太深，乃陽中之陽，不可言穴，然真氣既蓄，必然有結，則宜於窩內或填以土，或墊以石，如龍強，又或墊之以木，須用填實其窩，成個陽中之陰，取

披架於其上而葬，此乃虛而實之之法。亦所謂法葬也。他如騎刑剪燥，開孤截蕩，各各有法，亦當培則培，當削則削，宜虛而虛，應實而實之法度也，是以楊公有法葬之條。

又如有真龍正脈盡鐘於此，情勢局面亦盡會於此，乃考之穴情，測無真正入相形穴，古人一惟會其精神所聚之意。如官坑梁上掛金門地，乃在窮源僻塢高嶺絕頂之上，兩邊山勢俱是不止，行去且有十數裏餘，此亦形穴所不相者，但觀其氣勢，則兩邊龍回虎抱，前面朝對，自近案橫欄之外，一望可百里許，遠遠見鵝子尖爲正朝，鴉峰峙左，大茅峙右，三陽並聳，萬峰俱朝，去水雖有一二十裏，然一折一回之玄，九曲不見其去，穴下餘氣。

亦自成個小明常，如在平地，不見其傾，立在穴內，惟見上聚之派，天清之氣，高朗恢弘，森嚴翕聚，滄然一聖賢清高氣象，故當時則用頂門百會之穴而葬之。龍是橫來，入首處微有土金貼體，取象金門則亦以意會之耳。

又如坑口麻榨形，龍自高山脫下平洋，闊有十餘畝，下脈處雖亦有來龍發到，前面卻是一片鋪陽，其於窩鉗乳突四字，全無佐證，又無龍虎渙風掃來，不可爲穴，然真龍既到，卻是大結作，當時賴仙只會其中氣正聚之處，大開深槽，闊一二丈，一長有三五丈，深辦五六足許，取象油槽，喝作麻榨形，穴頂槽頭，一取槽溝以聚氣，一取槽溝當作龍虎以蔽其風。若論穴豈有此等？蓋亦會意作之耳，此其法又在形之外矣。

龍之貴賤以格辨，龍之正余以祖辨，龍之大小以幹辨，故同龍論格，同格論祖，同祖論幹。龍之去住以局辨，龍之偏正以堂辨，龍之真僞以座辨。故同龍論局，同局論堂，同堂論座。

前一段論龍之來處，後一段論龍之止處，皆認氣者不可不辨。

夫龍何以分貴賤也？如龍之體勢，或以五腦，或以三台，或以華蓋，或以玉屏，或以諸軸，成何貴格則不論，龍之二三五節，或長或短，而有此狀樣，便以貴論矣。要之以穴後一節爲主。

廖公雲“穴後一節爲龍格”是已。然龍有貴格而官不尊、福不永者，則多承祖分家之處不得其正耳，故須看其分祖之處爲正爲餘，而後官之尊卑、福之遠近可辨也。分祖之處，必須起祖垂肩，成何星辰，成何品格，方爲正降。又有祖龍得其正脈，而貴不列於上卿，富不侔乎敵國者，則其枝中之幹，而非幹中之於，故其力量終不足以攬全勝、當大任耳。蓋有百里之幹，始收百里之形勝，有千萬裏之幹，始收千萬裏之形勝，又豈可以眼前之器局分大小也。

凡論龍之來處，一當以此爲准。龍何以定去住也？夫龍必有巢穴乃播，故凡一到方所，看其城垣關鎖，局面寬圓，成個巢穴，則知龍之歸宿在此，然有於此則爲

正、於彼則爲偏者，以堂在此不在彼也。苦人所謂山歸成龍，水歸成穴，正以堂之聚處爲水所歸耳。乃又有堂正而穴不真、葬不發者，以入首之蓋座在此不在彼也。蓋座如木秀華蓋、秀冠蓋、金秀寶蓋之類，猶是眾所共倚，又如樂托、祿儲、襯貼之類，亦是顯而易見，只如化生之腦、天輪之蓋、太極之暈，任其左閃右倚，俱有隱隱蓋覆之意，此是入首真蓋座也。必有蓋座而穴乃真。譬如都邑之間以龍之垣局，即城郭也，以龍之穴場，即堂廳也，以龍之座向，即台座也。凡論龍之止處，一當以此爲准。

凶星不無夾雜，只要有胎有化；吉曜縱然雄聳，亦要有精有神。

此言認生氣於微茫者所當致審也。如五星得共正體無論矣，有如直硬之木而微帶泡節，有水之意，如掃蕩之水，而微露墜塊，有金之意，是爲逢胎，則就其母而子有靠，不爲敗也，又如火金相戰爲天裏，但看其中微有水窩，則從其微窩而大開深取，以成水體。蓋金剛飽而用水以泄之，則以泄而化其凶也；火傷金而以水制之，則以制而化其凶也。此以人力而爲化者。又如粗版之土而微露金意，則以生而泄其氣爲化，如太陰之角帶火然。金盛而火微，可周以陶熔乎金，而金反粹，則以制而成其美爲化，此又生成之自然而化氣者。

如出身自不逢胎，又不逢化，則難下手矣。又如沖天之木本美，然望之而險峻，不秀不雅，是木無華。又如獻天之金至聳，然望之而頑蠢，無體無儀，是金無色。又如焰天之火亦至難得，然望之而峻贈，非筆非劍，無影無焰，是火無光。

又如平天之土、漲天之水，皆是尊貴，然望之而非屏非閣，無波無紋，是土爲奎而水爲蕩也，何足貴哉！又如貴人在衙，形便要有個堂堂之氣象，將軍接劍，形便要有個威權模樣。又如仙人跨鶴，形便要有個清風高韻，若文而不雅，秀而不嚴，清而不高，便是無精神，亦不發福，何足貴邪！此證星辰者尤當證其精神。

大抵山有體魄，有精神，認體魄易，認精神難，此非別有大竅，未易語此。

陵穀變遷，山川改色，造物固自有時；控制山川，打動龍神，作用亦自有法。

今人但見先賢作用，有甚奇甚隱又甚；王而不可測度者，便以爲幻妄而肆譏說，不知造化尙無定體，尙無全功，不無與時推移，豈以人爲而不隨時隨俗以爲之裁成者乎！

昔人所謂“人不天不因，天不人不成”者，非虛語也。大如黃河南徙而氣運亦南，小如金沙灘出見而牛僧果應內召；又大如黃河清而聖賢出，小如壺，公以時易色而兩郡人材興替隨之，此非造物固自有時乎！

又如微郡之城設弩樓以射五鬼，丁源之墓開油槽以應麻榨，楊公所謂如睡如蒙，或發以鐘，廖公所謂滅火滅瘟，則鑿其地，至今其應如響，此非作用亦自有法乎！

凡如一枝一派山水，則可眼前而定，至於大形大勢，或以近應，或以遠應，其應驗固自有時。

蓋山水既非眼前點檢得盡，則福澤亦非眼前計量得盡也。且如前賢作用，有應之當年，亦有應之數十年及千百年者，皆不可以尋常耳目窺測。

嗟乎，差乎，自非神心慧識，孰能當此乎？